



CHINA  
MICRO CLASSIC  
中国微经典

# 窒息

陈然 著

 CHINA  
MICRO CLASSIC  
中国微经典

**窒息**

陶然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窒息 / 陈然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3

(中国微经典)

ISBN 978-7-5411-3840-9

I. ①窒… II. ①陈…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2967 号

---

中国微经典  
ZHONGGUOWEIJINGDIAN

窒息  
Z H I X I

陈 然 著

出 品 北京微经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奉学勤

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

---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310

---

印 刷 界龙集团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 × 210mm

印 张 7

字 数 135 千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840-9

定 价 21.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目 录

1

- 3 原 罪
- 6 对他说
- 10 请你骚扰我
- 14 怪 病
- 18 哭泣比赛
- 22 食 客
- 28 像飞翔一样飞翔

2

- 37 报 复
- 43 马奈的约会
- 49 小莽的故事
- 54 消费时代
- 59 内心的孤岛
- 63 殉情记
- 67 珍 藏

3

- 75 生活的残疾
- 80 落 土
- 86 培养大师
- 90 丈夫和儿子是小偷
- 96 虫 牙
- 103 剃 刀
- 109 窒 息

4

- 115 传 奇
- 118 巨 鲸
- 123 入侵者
- 129 血 晕
- 135 读者来电
- 142 大街上
- 148 杀 手
- 155 隐姓埋名

5

- 165 歌唱家的奥秘
- 171 减肥广告
- 176 一只马蜂
- 181 白房子
- 187 在暗中
- 193 每每本纪
- 199 算你狠
- 204 偿 债





## 原 罪

他们是在行刑前被人救走的。他们已经闭上了眼睛，只等子弹穿过胸膛。但突然一阵狂风，把他们刮到了这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上。

岛是孤岛，四周的水无边无际。他们感到了自由和新生，不禁欢呼起来。马上有人想到了逃跑，可在这里，逃不逃跑是一样的，他们很快打消了这一念头。如果有奇迹，那么他们相信，现在奇迹真的发生了。

他们开始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相信他们是没有犯过罪的人。那些追捕和宣判，不过是他们的噩梦。现在，他们已经从噩梦中醒过来了，重新看到了蓝蓝的天空，飞翔的小鸟，鲜艳的花朵。他们趴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本来，他们以为他们的生命彻底完蛋了，没想到竟又绝处逢生。他们对自己说，一定要好好珍惜生命啊，多做好事，不要再干那些傻事了。谁杀了人不会后悔呢，除非他是某个机构或组织的头目。就好像古书上说的，窃国者不算偷，偷鸡才是偷。杀了一个



人会判死刑，大规模地杀人（比如战争）反而什么事也没有。

他们先要填饱肚子。他们找到了可饮用的淡水，又用集体的智慧取到了火源，采摘了瓜果蔬菜。虽然是一座荒岛，可上面似乎一般的生活资料都有。即使没有他们也会想办法。

他们又盖起了房子，圈养了牲畜，留下了粮食和蔬菜的种子。他们中有男有女，便按各自所好做了夫妻。当然，其间免不了争斗和使用一些手段。还有的女人没能找到合适的男人，也有的男人没能找到女人。但这些都是无关大局的。

他们需要一个领导者。他们便利用他们之前学过的人类学知识和自己积累的生活经验开始推举。有了领导者，就有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大家称领导者为岛长。把相关法律法规称为“岛律”。为了让大家痛定思痛时刻警醒，岛长命令在裸露的岩石还有后来树立起来的墙上写上标语：“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他带领大家既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又和它做斗争，创建了工厂、学校、机关、商场，医院、饭馆，还有军队和法庭。群众按各自特长重新做了一下社会分工，既有工人、农民、个体老板，也有教师、艺术家和学者。还有人甚至想拍电影，如果有条件的话。自从被判刑入狱，很多人就没再看过电影了，要看也是看那些教育他们重新做人的老掉牙的电影。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渐渐地，他们的多样性就显示出来了，他们中有人纯洁、高尚、喜欢过形而上学的生活，也

有人吃了饭就知道睡觉，偶尔还偷鸡摸狗。尤其是，自从岛长颁发了“岛律”，很快就有人来触犯它了。触犯的形式和程度各有不同，有的是故意伤害，有的是侵犯名誉权，有的是渎职，有的是贪污。罪行严重的，一样要被判处死刑。对此，一个以前做过教师现在依然担任教师的人说，大概就像编班，不管学校怎么编，重点班、普通班也好，平行班也好，每个班里都有优秀生、普通生和差生，重点班里也是如此。他犯了罪是因为他发现老婆偷人，一气之下便把奸夫淫妇都杀了，然后去自首。

虽然这样，岛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还是在按正常速度平稳发展，甚至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比其他地方稍微还快一点。岛上耸起的高楼和工厂的烟囱终于惊动了临岛，他们派人来参观访问，后来又有大批游客来旅游。除了风光和美食独特，他们觉得岛上的居民也温文尔雅，颇有文化素养。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岛上的原始居民原来都是死刑犯。

只有一点他们不明白，岛上裸露的一些岩石和墙壁上，都有石刻或用墨笔写成的标语：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有一个孩子问他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做父亲的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故作深沉地说道，这大概就是原罪吧。

## 对他说

亲爱的，你还好吗？我很想你，天天都在想。算起来，我们分手才一年，可在我的意识里，却好像分手了一个世纪。

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那时，你在大学读书，我在一个餐馆端盘子。你经常来餐馆吃饭，我们就认识了。一交谈，我们还是老乡哪。有一次，你问我有没有空，想请我看电影，我的心扑扑跳着。我很高兴你比我勇敢。在电影院里，你一直抓着我的手，我也一直让你抓着。

等你大学毕业，我们就结了婚。你分在啤酒厂。我怀了孕，生了孩子。等孩子上了幼儿园，我也在啤酒厂做了临时工。我后悔那时没好好读书，不然也可以考一所大学和你并驾齐驱。可又一想，如果我考上了大学，又怎么会和你在小餐馆相识？不和你相识，我考上了大学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一切都是缘分，是命中注定的。刚才我听到有人在笑，我起身四处找了找，后来看到了镜子，才发现笑声是我自己发出来的。那是我们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现在想起来，我还会不自觉地

笑出声来。

但后来，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你在厂里进步那么快，在当选为业务骨干后不久，又被提升为办公室主任。说实话，我既高兴，又有些忌妒。我希望你进步慢一点。后来，你应酬多了，我开始担心和提防着什么。你换下的衣服，我总要仔细地检查，放到鼻子下闻了又闻，看是否有其他女人的气味。有一次，我找到一根来历不明的毛发，跟你大吵大嚷，你赌咒发誓，但我还是撕破了你的脸，甚至把你关在房间里不让你上卫生间，不让你吃饭，不让你上班。如果不是你以死相逼，我是没那么快就放你出来的。

你一再表示，你是爱我的，可我不信，我总在怀疑。你说你爱我，你爱我什么呢？在你身边，比我年轻漂亮的女人多的是。可见你说的不是真话。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但你不会和我离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那我或许更相信些——不，我不会容忍你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脑子都糊涂了，不知究竟怎么说才好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你在外面到底有没有别的女人，但我知道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吵一吵，给你敲敲警钟，也是没有坏处的。

为了敲山震虎，我还威胁你，如果有一天，发现你有别的女人，或者你要跟我离婚，我会用剪刀把你裤裆里的东西剪掉。为此我经常故意拉着你到超市里买剪刀。每看到一把

式样别致的剪刀，我都会当着你的面买下来。

这一招似乎还真管用。你惶恐不安，不停地调整睡觉的姿势，最后，你终于找到了自认为最安全的姿势，那就是，像一只大鸟似的，完全俯身扑在床上。大概你不相信，你的整个身体，还保护不了你的某一个具体部位。为了防止自己梦中翻身，你用手抱住枕头或扣住床沿。看到你规矩的样子，我不禁暗暗感到好笑。

你迷上了打牌，我想，这也是没有坏处的。一个男人，总要有些爱好兴趣，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做。我不反对你打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打了牌，就不会去想别的事情。其实你以前清心寡欲、满脸严肃地坐在那里的样子，我看了还真有些害怕。有时候，正是因为害怕，我才跟你大吵大嚷的，可你不懂我的心，以为我这个人素质差。

其实，我是怕失去你。我是多么爱你啊。

我们也闹过一次离婚。但是我们闹得非常秘密，几乎没有其他人知道。最后，还是你屈服了。我说了，如果你一定要离，我会先杀了你，再杀了孩子，最后自杀。也许，我真的会这么做的。

有一首电视里的歌，我是很喜欢的。现在我唱给你听：“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以前，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总是露出很恐惧的神情。仿佛它优美的旋律，对你是一种折磨。

要说浪漫，的确是没人有我们浪漫。地震来临时，我们正在吵架。我们感觉房子在晃。难怪之前我烦躁不安，头痛欲裂。还是你精明，最先反应过来。你拉起我的手。但这时，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忽然抱住你，就像你当年在电影院里抱住我一样。我活得太苦，其实你也很苦，那我们不如同归于尽。或许在另一个世界，我们会很幸福的。

房子倒下来了。可是，你死了，我却没死。我紧紧地抱着你，想让你把我带去，可你怎么也不肯。我哭啊，哭啊，对你那个恨。这个镜头被记者拍了去，还登在报纸上，说我们爱得多么深，你说好笑不好笑？

你变成了灰。我真的失去你了。我们的一个邻居变成了植物人，我想，要是你变成了植物人，那多好啊，那我也可以天天守着你，天天看到你，而你不会有任何反抗。我保证，我不会跟你吵架。

你听见我唱的歌了吗？要不，我再唱一遍给你听吧？其实我们已经不能一起变老了。许多年之后，我肯定会变得很难看，而你还是老样子，到那时，恐怕我又会很自卑，又会没完没了地跟你吵。

……好在事情总在不断地变化，经过这一年的生活，我终于可以欣慰地告诉你，失去你，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如果我早知道这一点，也许我会放过你，跟你离婚。

## 请你骚扰我

走出法院大门，面对围追堵截的记者，她捂住了脸。

官司输了。

她是乡中心小学的老师。不久前，她一纸诉状把校长告上了法庭，告他性骚扰。校长利用工作之便，经常故意用手接触她的身体，并不断给她发手机短信，挑逗她。不，她觉得那不仅仅是挑逗，而是侮辱。恨只恨自己太软弱，怕得罪了校长，当他接触她身体的时候，她不得不在拒绝他时一边还在笑着。对于那些短信，她也不得屈辱地回他几句。校长一手遮天，得罪了校长就会落聘，落聘了就没有工资，没工资怎么过日子？她想调走，可校长不放。校长不放谁也没办法。她也向教育局反映过，可局领导说，这点小事，完全靠你自己把握了，以前还有女教师故意这样来要挟她的领导呢。

如果不是那次，被丈夫无意中看到了校长的短信，她也许就这样忍气吞声下去算了。但那天，她在洗澡，电话响了，

丈夫帮她接了，接完电话，丈夫看到她的手机屏幕上还有一条未读短信，便打开来看了，上面说：我想你，我每天都梦见你！丈夫很生气，质问她，她才把几个月来的苦楚告诉了丈夫。说着说着，她把头埋在丈夫怀里哭了起来。

可丈夫生硬地推开了她。他不相信。不管她怎么辩白。为了使丈夫相信自己，她只有拿起法律做武器了。律师很支持她。记者也蜂拥而至。但每当她看到律师在媒体面前口若悬河，她忽然觉得律师是不是在借这件吸引眼球的案子在炒作他自己。媒体也是一样。凡是和隐私有关的东西总是那么让人感兴趣。不用说，她在学校也抬不起头。男同事都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她，故意和她保持距离。女同事则鼻子里一哼，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男女同事开玩笑，女方会故意装出威胁的样子：小心我到法院去告你。男同事心领神会，说，我知道你告我什么，不就是性骚扰嘛。

开庭前，校长的律师到通讯公司打印了她和校长之间的短信清单。她也去打，但公司的人说电脑坏了，一时修不好。不用说，对方只断章取义地出示对他们有利的内容。法庭据此认定性骚扰不成立。就这样，她的官司输了。她请的那位口若悬河的律师居然还显出一副上当受骗的样子，对她说：原来是这样，你怎么不早说。

丈夫说，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总不会说法院冤枉了你吧？



丈夫跟她离了婚。

在学校里，校长当着许多人的面对她说，如果说以前我们还有些两情相悦的话，那么现在我已经很讨厌你了，作为一个男人，总是有权力讨厌一个女人的吧？你不会到法院去告我不该讨厌你甚至遗弃你吧？

校长说，你要调走，可以啊，谁说我不放你？你随时都可以调走，客观地说，你对我们学校的声誉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她要去跟校长拼命，校长说，你们看看，到底是谁骚扰谁？再骚扰我，我要报警了。

她真的孤零零地调走了。父母也数落她不该意气用事。读了一点书、喜欢用成语的父亲说，你看看，现在你是四面楚歌败走麦城了。

她调到了另一个乡里的中心小学。她希望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为了忘记不愉快的过去，她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可她已经是全县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了。走在街上，别人会对她指指点点。在新学校里，大家对她敬而远之。男女同事基本上不跟她聊天。校长从不敢跟她单独谈话。报到那天，她刚进门，掏出报到通知，校长就忙故意把她带到有人的地方。同事们虽然远远看着她，但目光却像锥子似的在她身上挑着，想看看她这只鸡蛋的缝隙到底在哪里。总之她在新学校里也